

高中语文人教版《雷雨》节选的人物形象分析

田笑

(郑州大学文学院, 河南省郑州市, 450000)

摘要: 语文人教版《雷雨》节选的这场戏中, 周朴园作为拥有绝对权威的两面人形象, 鲁侍萍的坚毅的传在高中统妇女形象, 鲁大海的鲁莽偏激的进步工人形象, 周萍成为双重文化熏染下的零余者形象, 通过见面时的戏剧冲突刻画得栩栩如生, 显示出曹禺先生善于调度场面、组织冲突来刻画人物的大手笔。

关键词: 曹禺; 《雷雨》; 戏剧冲突; 人物形象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雷雨》这部杰出的现实主义剧作, 在刚发表时便被郭沫若称为“难得的优秀力作”。“它的主题不是单纯地描写封建资产家庭的丑态或者是资产阶级的必然破灭, 而是一种命运论, 即隐而不见的力量推动着, 其中掺杂着人物的社会关系和人物本身的性格, 从而展现人类面对残酷命运时的无能为力。”^[1] 剧中的每个人物都是悲剧的承受者。他们是代表着不同的阶层, 不同的思想观念的人, 在大时代背景下挣扎着, 渴望爱情, 渴望救赎。曹禺通过含蓄, 精炼的戏剧语言和扣人心弦的戏剧冲突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同时还流露出对人物命运的思考, 为什么善良无辜的人死了, 充满罪恶的人却活了下来。这样的人生悲剧令人感到窒息, 同时发人深省。“《雷雨》不是简单地从伦理道德的层面来展示一个警世故事, 而是将粉饰在社会秩序和道德上的温情面纱撕毁, 审视人类复杂的灵魂。”^[2]

一、周朴园: 拥有绝对权威的两面人

周朴园, 这个贯穿戏剧的始终, 让周围的人对他爱恨交加的男人。他既是一切矛盾的始作俑者, 又是痛苦的最终承受者。作为学习过西方文化的青年, 他的爱情遭受过封建礼教的摧残; 作为周公馆的大家长, 他又用封建礼教去维护自己的家庭。多么矛盾的人, 然而这不是他的问题, 而是时代的问题。在这样一个封建的社会背景下, 孕育出这样的人是合情合理的。早期有不少评论家认为周朴园是封建专制者、伪君子。当然单从文本表面看, 他确实是始乱终弃, 封建专制的人。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不少学者对周朴园的看法开始改观, 认为他并不完全是个冷血的反面人物, 他也有自己的情。他的所有行为都符合他的身份, 但他的身份却不是单一的, 因此他的性格必然不是单一不变的, 这个形象给了读者巨大的想象空间和审美再创造的余力。从他与侍萍重逢前后的语言表现就可以看出他那复杂的性格。

(一) 深情的冷酷情人形象

1. 深情: 对初恋的怀念和愧疚

年轻时候的周朴园与梅侍萍是自由恋爱的, 不存在谁引诱谁, 两人互相喜欢, 就如同现

在的四凤和周萍一样，可是由于封建礼教的束缚，他必须服从自己专制的家庭，他被迫把侍萍赶出了家，在这件事情上两人都是封建家庭伦理的受害者。从侍萍与周朴园三十年后重逢，她对周朴园说的话“你们逼着我冒着大雪出去，要我离开你们周家的门；那是你们老太太看着孩子快死了，才叫我带走的”，^[3]可以看出，这一切是周朴园的长辈所做的。当然也不能绝对肯定周朴园受害者的身份，周朴园他既是受害者，同时又是施害者。他怯弱，不敢反抗自己的家庭；他不负责任，始乱终弃；他封建，默认了家里的选择，娶了个贵族小姐，保全了自己的利益。可以说周朴园的这些特征都是三十年前悲剧的助因，但是我们不能否定周朴园对待萍的情。

首先在周朴园年轻的时候，与侍萍育有两子，如果不爱她，怎么会和她养育孩子。一个是周家少爷，一个是女仆，这在当时可以说是离经叛道的行为。其次，他在情欲上相当自虐，喜欢吃素念经，从四凤与繁漪的对话，“听说老爷一向是讨厌女人家”^[4]，可以得知周朴园对情欲是没有太多需求的。一方面是因为繁漪对周朴园的抵触，二者有着思想性格的本质冲突，尤其是这些年来，愈演愈烈，她拒绝与周朴园同房，使得周朴园只好吃素念经。另一方面周朴园本人就不喜纵欲，尽管他是大资本家，但他并没有寻欢作乐，可见他不是一个风流的人。并且三十年来他无论搬家到哪里，都要带上侍萍喜欢的家具，还有侍萍给他的信物，从家里的摆设乃至生活习惯无一不透露着他的深情。三十年来他一直深深地怀念着她，弥补他当时的过错。他自己也说“你不要以为我的心是死的，你以为一个人做了一件于心不忍的事就会忘了吗？你看这些家具都是你从前顶喜欢的东西，多少年，我总是留着，为了纪念你。”^[5]这些行为是典型的“蔡戈尼克记忆效应”的表现，也就是一般而言人们对已完成的、已有结果的事物极易忘怀，而对中断了的、未完成的、未达目标的事物却总是记忆犹新。所以他对侍萍念念不忘是内心真实的反应。并且通过他对初恋的描述“梅家的一位小姐，很贤惠，也很规矩，”^[6]这句话表面上是对侍萍的美好重塑，让人觉得侍萍就是这样，大家闺秀，知书达礼。然而真是这样吗？我们都知道侍萍是个女仆，所以这只是他的自欺欺人罢了，他希望侍萍是这样的，也就是潜意识里周朴园还是相当封建的，但是爱情战胜了他的理智，使得他无暇顾及其他的了。当然也有评论家认为这是他伪装自己仁慈的假象，但是试问一个人能坚持伪装这么些年不暴露吗？并且周朴园已经搬了家，几乎没有多少人知道当年的事，最重要的是唯一一个人证侍萍也已经死了（他以为死了），没有人会对他的好名声造成威胁，他实在没有必要伪装这么些年，还记得那么清楚。只能说明他是真的忘不掉侍萍。并且由于他和繁漪有名无实的婚姻，他渴望得到关怀，于是温柔体贴美丽且消逝的侍萍让他越发的想念。曹禺与语文老师谈《雷雨》时分析过周朴园的性格“周朴园基本上是个不太胡闹的人，周朴园不是诱奸她，而是对她产生了真正的感情。”^[7]所以周朴园是真的对她愧疚且怀念。

2. 冷酷：回归现实的清醒和决绝

两人重逢后，当周朴园得知眼前就是侍萍，上一秒还沉浸在怀念侍萍的痛苦回忆中不能

自拔的他，下一秒，嘴脸立刻变了，“（忽然严厉的）你来干什么，”^[8]真是令人唏嘘不已，这变脸也太快了。心理学家马斯洛说：“人最低的反应是安全的需要。”^[9]所以当他看到已经逝去的侍萍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的时候，他首先考虑的是自己，这是人的本能。对于年轻貌美的侍萍，他是爱慕且对她怀有愧疚的情人，所以他纪念她，这都是他真实情感的表现。对于年老色衰的鲁妈，他就是周公馆的大家长。他害怕鲁妈毁了他的声誉以及他自认为美满的家庭，他很清醒，他回忆怀念的只是年轻时候的侍萍，以及他美好且短暂的爱情，所以当真实的侍萍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立马对当下的情形作出了判断，他先是不自觉地望望柜上的相片，又望鲁妈，这个关于他动作的描写，把周朴园的怀疑，吃惊以及他突然醒悟表现出来，这根本不是他怀念的侍萍，而是被自己抛弃，对自己充满怨恨的鲁妈，因此他毫不留情的翻脸且采取他认为最恰当的方式，给她钱让她走。并且为了以绝后患，他先是提了一嘴，鲁贵像是个很不老实的人，立马得到了侍萍的反馈，他放心了。当侍萍接着说想看周萍的时候，他害怕侍萍与周萍相认，他不直接说明，好显示他的大方仁慈，而是先说周萍的年龄，目的是告诉侍萍你缺失了儿子的成长，随后又说周萍以为他母亲死了，让侍萍内疚。他这些话没有一句直接点明你们不能相认，却字字以周萍的视角，来告诉侍萍，你如果想让孩子安心，就不要与他相认，从这透露出他的狡猾与决绝。

（二）残酷阴险的体面资本家

1. 残酷：资本逐利的罪恶本性

《评论家季刊》说：“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如果有 10% 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使用；有 20% 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 50% 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 100% 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 300% 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10]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劳动者只能出卖劳动力，资本家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在一起进行生产并获得剩余价值，二者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但是那些资本家表面上却是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虚伪地说我们是等价交换。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1]周朴园作为资本家，他当然有着剥削工人的本质。在周朴园与侍萍重逢后，他得知鲁大海是他的孩子，并且鲁大海的脚趾头因为周朴园的不小心，少了一个。这件事情，不难猜想，肯定是为了镇压工人，采取暴力行为。随后在他与鲁大海的矛盾冲突中，他们谈判破裂，鲁大海口不择言，揭示了他罪恶的发家史，为了资本积累不择手段。他草菅人命，让警察杀了矿上许多工人，故意叫江堤出险，淹死了两千二百个小工，用小工的命换钱，他发的是绝子绝孙的昧心钱，可以说周朴园的每一笔钱财上都沾有工人的鲜血。单看这些可以说他是没有人性的。

2. 阴险：善于耍弄阴谋诡计

周朴园无论是作为封建家长还是资本家，他都是非常“称职”的。无论是对待劳苦大众，

还是对待家人，都是非常阴狠。当他与鲁大海谈判时，他刚开始说不知道鲁大海为什么来找自己，而当鲁大海告知他自己是来谈判的，他并没有直接说明代表被自己收买了，而是明知故问，把自己的儿子耍得团团转，可谓狡猾。在处理罢工问题的时候，果敢利落，残忍暴力，抓住主要矛盾，说服了其他代表，让他们在复工合同上签了字，解决问题游刃有余。他明知鲁大海是他的儿子，他也没有想认他的想法。反而在最后，他的一个儿子死去了，他得知鲁大海前来闹事，他的反应先是略顿，而后是忽然，好像想起什么似的，最后让下人去追前来闹事的鲁大海去了，这一连串举动，把他擅于耍弄阴谋诡计表现得淋漓尽致。之前不认现在反而相认了，为的是什么呢？难道是良心发现了，想弥补自己的孩子吗？当然不是，无论他多么不重视鲁大海，但鲁大海始终与他有血缘关系。所以他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想让周家断子绝孙。

二、鲁侍萍：坚毅的传统妇女形象

鲁侍萍是《雷雨》中的一个重要女性角色，她和繁漪一样都渴望爱情，追求爱情，可是两位都没有好的结果。在那个封建时代，出身就决定了女人的命运，她们注定不幸。侍萍的遭遇，令我们感到无奈，同时感受到女性命运都掌握在男人的手中。在男人顶半边天的时代，善良柔弱的侍萍无力反抗。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从她身上看到了女性的魅力以及生命力。她是那个时代底层女性的映射，她越坚强，越令人觉得命运的荒唐。

（一）坚韧地面对生活打击的弃妇身份

鲁侍萍最令我们大家熟知的就是她的弃妇身份，她本应该是年轻漂亮的、贤良淑德的女人。却因为自己的卑微身份，而被周家所不容，在年三十被赶出了家门，她简直痛不欲生，她无力反抗，只能认命，就是这个时候她意识到她和周朴园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她独自承受着痛苦，带着奄奄一息的鲁大海到处谋生，什么事情都做，为了自己的孩子，还嫁了两次，终于把孩子抚养成人。她是一个坚强隐忍的女子，尽管日子很难过，但是她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找周朴园。因为她恨，这三十年来，她都在悔恨，她恨那个道貌岸然的家庭，害得她失去自己的孩子和母亲，她要同那个虚伪的家庭划清界限。另一方面是“中国的重德轻利思想在制约着她，她在某种程度上有着自己的道德优越感。”^[12]她远离周家，不让自己的女儿去公馆打工，都是她想远离这一切的最好佐证，彻彻底底地与周家断开，才是符合侍萍坚毅性格的表现。但她怎么也没想到三十年后还会再重逢，并且她的女儿做着当年她做的事，这是天让她来的，对于这个抛弃自己的伪君子，她只有怨恨，她把自己闷了三十年的怨气全都发泄出来了。发泄完回归平静的她，只想把女儿带走以及见见自己的萍儿。对于周朴园的资助，她把支票撕了，身穷志洁的她不需要周朴园的怜悯。

（二）勇毅笃行的传统妇女形象

她是周公馆梅妈的女儿，不守规矩，与周家少爷不清不白，最后被周少爷抛弃，这些都是侍萍对自己以往所作所为地表达。她把周朴园抛弃她这件恶事，认为是自己不守规矩的错。鲁侍萍是非常典型的传统妇女，尊崇男尊女卑。后来为了生存，她嫁给鲁贵，不得不说，生活条件改善了，女儿，儿子都有工作，于是她可以做自己想做的工作，不用太担心家庭开销。但是她的丈夫鲁贵嫌弃失贞且带着个拖油瓶的她，认为自己娶她，抱很大的委屈，总是有意地使唤侍萍。当侍萍从学堂回来，给四凤带了礼物，鲁贵在旁出言讽刺说这宝石是假的吧，挑得真好。四凤反驳了一句，侍萍立马就教育四凤，让她不许这样跟爸爸说话。后来因为鲁大海闹事，他们被辞退，鲁贵在家里骂骂咧咧，彰显自己在家里的地位，边骂边让侍萍给他拿板凳，放大腿，鲁大海不让侍萍拿，然而侍萍还是拿了，鲁贵因此更显得得意了。而侍萍根本无心与他较劲，她想给孩子一个和睦的家。俗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她的一生一半属于丈夫，一半属于孩子。她把尊重给了丈夫，把所有的爱都放在了孩子身上，她悉心照料孩子，不让孩子和父亲顶嘴，努力维护家里的太平，特意嘱咐不让女儿去公馆服侍，为的就是不让女儿走自己的老路。她是所有传统妇女的代表，听从丈夫的话，以丈夫，孩子为主。

虽然她听从她丈夫的话，但是在三观上二者还是有着很大的分歧。她不追求物质享受，所以对于势力的丈夫她不愿去较真。她在远离家的女学堂当老妈子，为的不是钱，而是可以受到文化的熏陶。尽管命运对她不公，但她依旧热爱生活，自尊自强。当她来到周公馆时，她穿戴整齐，还带着送给女儿的礼物，那礼物是她拾金不昧的奖励。侍萍是如此的善良温和，可是残酷的命运却始终缠绕着她。她得知女儿也在做她以前的事，她简直要崩溃，她决然地把女儿带走了。在这个时候她还是保持着清醒冷静，她准备带着女儿去南方。可是人算不如天算，终究逃不脱命运，知道真相后，她选择一人承担痛苦来成全儿女，可是再坚强的人，也承受不住一而再再而三地打击，孩子就是她的命，在那个雷雨之夜，她失去了孩子，同时也丢失了自我。

侍萍的命运悲剧是整个时代的悲剧，同时也是难以控制的悲剧。自身被安排好的命运束缚着，苦苦挣扎不得解脱，这种命运是无法避免的。在那样一个思想萌发却又遍地封建的时代，她成为了封建的牺牲品，可能疯了是忘掉痛苦最好的方式了吧。

三、鲁大海：鲁莽偏激的进步工人形象

鲁大海这个人物，自诞生以来，许多评论家对他褒贬不一。但如果说他是个“可怕的失败”，固然有些片面。他是正直的，勇敢的，同时他又是偏激的，鲁莽的，这些特点使得这个角色的正面形象不是那么深入人心。鲁大海在《雷雨》中出现得并不多，所以可能人物性格不是那么饱满。但是他的出现使得《雷雨》不仅仅是单纯的家庭伦理的悲剧，还为作品增添了一些时代色彩。

（一）鲁莽倔强的矿工

鲁大海初登场时，“他身体魁伟，粗黑的眉毛几乎遮盖着他的锐利的眼，两颊微微地向内凹。显着颧骨异常突出，正同他的尖长的下巴一样地表现他的性格的倔强的。他说话微微有点口吃，但是在他的感情激昂的时候，他词锋是锐利的。”^[13]从他的外表，透露出他本人的倔强锋芒。作为工人的代表，他清楚地认识到周朴园这个大资本家的丑恶嘴脸以及他对工人的残忍行径，他对周朴园有很深的仇恨。当两人正面交锋的时候，周朴园充分展示了他的阴险狡诈，轻松地瓦解了他们的阵营，更加衬托出了鲁大海的鲁莽，冲动。如同周朴园说的那句：“对了，傻小子，没有经验只会胡喊是不成的。”^[14]可想而知，两人的谈判破裂。

这场谈判，是剧本中一个重要的冲突，也是资本家和工人的冲突。这场冲突展示了鲁大海的鲁莽，倔强。当结果已经出来，鲁大海恼羞成怒，开始揭露周朴园的罪恶行径，根本不计后果，甚至不去想更深层次的原因，而是准备打击报复，所以他成为不了优秀的无产阶级进步人士。鲁大海从小跟着母亲，可以说是风餐露宿，更不要说学习了。他早早就见识到人间冷暖，就像一株野草一样，任风吹雨打，野蛮生长。所以他空有一腔勇气，却没有头脑。当他的工人利益受到损害时，他只会毅然决然的反击，管你是天王老子，还是什么，他都敢反抗。当然这也注定了他终会失败。没有理论，实践是无法走远的。

（二）具有阶级偏见的扁平人物

扁平人物的概念出自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福斯特说：“17 世纪，扁平人物称为性格人物，而现在则被称为类型人物或漫画人物。”^[15]即为了某一个固定念头而生活在种种的矛盾冲突之中。这类人性格单一，突出，鲜明，于是他们的次要性格就不是那么明显了。比如《吝啬鬼》中的阿尔巴贡，再比如鲁大海，我们一提起他，就是鲁莽勇敢的工人代表，不仅仅是因为作者对他的塑造太少，还有就是他的主要性格太突出。节选剧本中鲁大海登场时，就是为了找周朴园解决工人问题，这个时候，一个进步工人形象跃然纸上。在此之前，他初亮相，与四凤交谈，他劝四凤离开周家，四凤觉得他说话和二少爷越来越像。可想而知鲁大海与周冲是很相似的，二者都很鲜活。可他听到妹妹这样说时，却觉得妹妹在恶心他，“‘少爷’？哼，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两个字！”^[16]他凭着对周朴园一个人的了解，就认为周家没一个好东西，连带着没有说过话的大少爷，诅咒人家，真是偏激。后来谈判失败且被打了一顿，他没有反思失败的原因，反而想拿着枪去报仇。当周冲拿着钱来找他们时，他却把周冲冷嘲热讽了一阵，读者看到这肯定要说一句真是好赖不分。当然他不仅仅是对周家这样，他在当工人之前，做过许多其他的工作，当大兵，拉包月车，干机器匠，他都干不长远。可见他对这个社会都有偏见，所以他一直在反抗，在挣扎，同时坚决地划分阵营，让自己的妹妹也赶紧离开周家，他认为自己妹妹的将来是给工人当老婆，洗衣服，做饭，捡煤渣，这才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应该做的。他的思想已经被严重禁锢了，偏见冲昏了他的头脑。他憎恨一切有钱人，所以到最后，他也不知道他的亲生父亲就是周朴园，不然可能也会精神崩溃。这也算是作者对鲁大海这一人物的仁慈吧。

四、周萍：双重文化熏染下的零余者

《雷雨》中有八个主要人物，但被曹禺先生称为“雷雨”般性格的人有三个，其中很明显有繁漪，鲁大海，而第三个就是周萍。周萍，人如其名，无根的浮萍。他是一个生长在富裕家庭，被封建礼教束缚的私生子。他和他的父亲一样受过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双重熏陶，但是他又不像他的父亲那样决绝，专制。他反抗，可是他又不敢彻底反抗。他破坏周朴园所创立的“秩序”，可后来又想融入“秩序”中。他妥协，可是他又无法不受新思想的影响，完全走周朴园的老路。他就像生活在文化夹缝中的畸零人^[17]。在高中语文人教版节选的《雷雨》中，对于鲁大海对父亲的言语冲撞，他刚开始感到吃惊，没有人敢这样同他的父亲说话，因为在家里，父亲的话就是天理，没有人忤逆，包括自己。后来鲁大海对周朴园开始言语辱骂，他怒了，他敬重他的父亲，他不允许别人侮辱。于是他重重地打了鲁大海两个嘴巴子，还骂他混账东西。看到这，谁能想到他是个懦弱，逃避的人呢。在这个时候，周萍封建思想上升，我可是周家少爷，你是什么人，一个穷苦工人也敢跟我们叫板，于是他人多势众，彰显自己的权威。可是冲动过后，他的理智又回来了。他觉得因为鲁大海而把四凤辞了，实在是个不公平的事。可他不敢，他叫弟弟周冲去问父亲说理去，从这可以看出他的懦弱。可就是这样一个人，为何会让四凤和繁漪对他一往情深呢？我们总是站在理想主义的角度，觉得好人应该就是这样，仿佛一个固定的模板一样，然而当我们设身处地时，就会明白他的所作所为了。所以我们需要划开他的性格上的一层云翳，再去分析他的言行举止。

（一）传统文化环境下养成的畸形性格

周萍身世特殊，小时候因为母亲的原因被送到乡下，寄人篱下封闭压抑的成长环境，导致他自卑，多愁善感，性格扭曲。而唯一健在的父亲却常年不在身边，带给他的也往往是威严，敬畏。而自己的母亲，一直活在自己的想象之中，繁漪曾对周冲说过不能提哥哥的母亲，免得父亲板起脸，叫一家子不高兴。可想而知母亲不得父亲的喜爱，连提都不能提，正如同自己一样，不得他的喜爱。如果说父母的美好爱情是孩子成长最好的礼物。那么周萍不仅连父母的爱情都感受不到，同时父亲长期对自己施加威严且不苟言笑，导致周萍精神错乱。他恨他的父亲，把他带到人世间的，却不给他一点温情。于是他表面上对父亲唯命是从，私下却做着离经叛道的事。年轻体贴的后母对他“关怀有加”，让从来没有感受过母爱和关爱的周萍，对她产生了异样的感情，周萍是心甘情愿沉溺其中，可以说是周萍的恋母情结和他的反抗精神。然而冲动过后，

他的理智回来了，当他听到他的父亲将要回来，他害怕了，他想结束这不堪的关系。他不敢反抗他的父亲，在剧中周萍与父亲的冲突一直是比较隐晦的，没有正面冲突。然而从他与繁漪的冲突中，可以看出他的决绝。他不停地对繁漪说绝情的话，甚至为了摆脱繁漪，他和四风好上了。他一直觉得自己对不起弟弟，父亲，可从来没有觉得对不起繁漪，明明繁漪才是他初来乍到，无所适从时，缓解他孤独寂寞的人。可见他是个自私的人，一切都以自己为中心。他的畸形性格不仅使得繁漪偏执，疯狂，导致了下面的悲剧结尾，物极必反，也导致他无法掌控自己，时而暴怒，时而抑郁，他内心在苦苦挣扎，可是他不得方法，最终走向自我毁灭。

（二）现代文化培育的处于夹缝状态的矛盾者

周萍虽然深受父亲的统治以及传统封建文化的影响，但他同时也是接受新思想的新青年。他对于父亲的绝对权威早已心生不满且随着自我的日渐觉醒，周萍对父亲的行为愈发反感。他为了报复父亲，和自己的后母乱伦，但明显是另类的反抗，甚至到最后，父亲都不知道他和繁漪乱伦的事。然而当原始欲望获得满足之后，他开始对以往的行为感到后怕，接踵而至的就是传统伦理道德所带来的内心谴责，以及内心挥之不去的恐惧。于是他开始逃避，他请求父亲给他点活做，一方面他不想成为父亲那样专制的人，也不想做啃老的公子哥，另一方面是为了摆脱繁漪的控制。但是周萍成长在传统的封建家庭，受传统伦理道德影响较深并且比较懦弱，虽然他有进步的思想，但是他不敢行动。当他知道四风被辞退后，他不敢去问自己的父亲，他觉得父亲的话就是法律，他臣服于父亲的绝对权威。虽然他对鲁大海同情，但是当鲁大海与他的父亲发生冲突时，他又显出他不成熟的一面，同时表现出对父亲的绝对服从。内外言行不一致使得他内心更加地煎熬。后来他为了彻底摆脱繁漪以及父亲的控制，准备带着四风离开，可是却陷入了兄妹乱伦的困境。当真相被揭露，他再也承受不住残酷的现实压力，选择开枪自绝。可是自杀是一种逃避，它是反抗的对立面，它想要消除荒谬，但荒谬却永远不会被消除。

综上，“在一个人的身上，可能有某一种品质是比较突出的，但这种品质并不能够完全决定这个人的性格。”^[18]从节选片段中的四位人物来说，无论是双面人周朴园，传统妇女侍萍，鲁莽进步工人鲁大海还是文化夹缝中的周萍，他们都在努力地演绎自己的人生，但是由于社会的原因或是人生经历的原因，很多时候身不由己，言不由衷。尤其在那个社会动荡的时代背景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正是这样真实的他们，才能使我们带入其中，从中感受人性的弱点和复杂。

参考文献:

- [1] 童伟民.《雷雨》研究 60 年[J]. 武汉教育学院学报, 1997 (1): 2.
- [2] 郑云霞. 从戏剧冲突和语言特色看《雷雨》的悲剧意蕴[J]. 电影评介, 2008 (21): 109.
- [3][4][5][6][8][13][14][16] 曹禺. 雷雨[M].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8: 118, 47, 119, 113, 117, 27, 126, 31.
- [7] 夏竹. 曹禺与语文老师谈雷雨[J]. 语文学习, 1981 (5): 2.
- [9] [美] 马斯洛, 文新. 对安全的需要[J]. 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 1992 (3): 37.
- [10][11] [德] 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翻译局译. 资本论 (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871, 872.
- [12] 李伊晴, 沈祺.《雷雨》中的悲剧女性形象分析[J]. 戏剧文学, 2020 (8): 7.
- [15] [英] E. M. 福斯特著, 冯涛译. 福斯特文集[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193.
- [17] 刘菲. 新时期小说“零余者”形象研究[D].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 2013: 8.
- [18] 钱谷融. 钱谷融文集[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118.

An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excerpt of thunderstorm in Senior High School Chinese Literati Teaching Edition

Tian Xiao

(School of Literature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City ,Henan Province ,450000)

Abstract: In the excerpt from thunderstorm, Zhou Puyuan is regarded as the image of two sides with absolute authority, Lu Shiping's determined traditional woman image, the rash and extreme progressive worker image of the sea, and Zhou Ping becomes the zero-odd imag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ouble culture, which is lifelike through the drama conflict when he meets, showing that Mr. Cao Yu is good at dispatching scenes and organizing conflicts to depict the characters.

Keywords: Cao Yu;Thunderstorm; dramatic conflict:characters